

辨张元事兼论张元姚嗣宗诗

尹占华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, 甘肃 兰州 730070)

摘要: 宋人笔记所载张元事, 其本名应是张源, 因怀才不遇, 遂转投西夏。张元入西夏在元昊称帝前后。宋人所记夸大了张元对元昊的作用。张元与姚嗣宗之诗以狂怪著称, 虽留存不多, 但完全是宋诗中的另类。他们的诗有其独特的艺术性。

关键词: 张元; 张源; 姚嗣宗; 气魄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 0491(2007) 01- 0025- 05

收稿日期: 2006- 04- 17

作者简介: 尹占华(1947-), 男, 河北故城人,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 博士生导师。

宋人笔记多载张元事, 云张元华州人, 不得志于时, 乃投奔西夏, 元昊倚为谋主, 数为边患, 皆张元启之。黄宗羲《撰杖集》之《蒋氏三世传》记蒋宗信曰: “汉之困于匈奴, 由中行说也; 宋之患于元昊, 由张元也。”钱谦益则从不可坐失人才的角度论述此事: “宋自西部用兵, 张元、吴昊不得志于中国, 去为西夏用, 而马定国得罪去国, 题诗撼刘豫得官。南渡之后, 赵九龄、康可、张惟孝之流, 伤朝廷无人, 感愤沦没, 不可胜数。故曰弃贤才以资敌国, 罗其英雄, 敌国乃穷, (范)仲淹、(张)浚之所以汲汲于网罗也。”(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二四《句言下》)宋时有无张元其人? 其事本末如何? 试为考之。

—

张元之名, 洪迈曾疑之, 云: “张、吴之名, 正与羌酋二字同, 盖非偶然也。”(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一)盖西夏国主名元昊, “元”正犯其名讳。其实, 张元之名当作“源”。周焯《靖波杂志》卷二载张元遣刺客行刺韩琦事, 云: “熊子服著《九朝通略》, 于康定元年书华州进士张源逃入元昊界, 诏赐其家钱米, 以及问之。却用此源字。”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有三处记张源事: (一) 卷一二六仁宗康定元年: “初, 华州进士张源逃入贼界, 言者请因而怀抚以反间之。(二月)戊申, 赐其家米十石、钱二十千文。(原注: 五月九日捕家属赴阙, 六月乙未送房州。田画记张源、吴昊事云: 元昊倚二人为谋主, 时二人

家属羈縻随州, 张、吴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, 人未有知者。后乃闻西人临境, 作乐迎此二家, 骏马轻束而去。)”(二) 卷一二七仁宗康定元年五月: “诏华州部送张源家属赴阙。(原注: 二月戊申, 初赐钱米。六月乙未, 送房州。)”(三) 卷一二七仁宗康定元年六月: “诏陕西都部署司令张源弟侄张起、张秉彝、张仲经等往寨下诱接张源, 候还日优与恩泽。寻皆送房州羈管, 仍以秉彝为华州长史, 仲经为文学。(二月戊申, 五月乙未。)”所载即张元事, 然皆作“张源”。又在注文中引田昼(按: “昼”字讹作“画”)所记, 可知田昼原文亦作“张源”。故人名当正作“张源”。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一引范镇《东斋录》: “景祐中, 华州张源作绝句云: ‘太公年登八十, 文王一见便同车。如今若向江边钓, 也被官中配看鱼。’吟此诗毕, 入夏州。其后元昊反, 关中有兵者六七年不解, 源作是诗以叛去, 亦足为戒。”即此张元。本文除引文外, 则依惯例, 仍写作“张元”。

张源何以会以“张元”之名大行于世? 岳珂《桧史》卷一云:

景祐末, 有二狂生, 曰张曰吴, 皆华州人。薄游塞上, 观览山川风俗, 慨然有志于经略, 耻于自售, 放意诗酒, 语皆绝豪峻惊人, 而边帅蒙安, 皆莫之知。怅无所适, 闻夏酋有意窥中国, 遂叛而往。二人自念, 不力出奇, 无以动

其听，乃自更其名，即其都门之酒家，剧饮终日，引笔书壁曰：“张元昊来饮此楼。”逻者见之，知非其国人也，迹其所憩，执之。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，二人大言曰：“姓尚不理会，乃理会名邪？”时曩霄未更名，且用中国赐姓也，于是竦然异之，日尊宠用事。宝元西事盖始此。其事国史不书，诗文杂见于田承君集、沈存中《笔谈》、洪文敏《容斋三笔》，为人概可想见。文敏谓二人名偶与酋同，实不详其所以更之意云。

可知是张源入西夏，为了引起元昊的注意，遂与吴自题其名曰“元”曰“昊”，故意触犯其名讳。此举却使其名大彰，宋人遂以“张元”称之了。岳珂所云“田承君”即田昼；洪迈所记张元事亦云出“田昼承君集”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一“田丞君记姚嗣宗诗”条，“丞”为“承”之误，亦出田昼所记。田昼字承君，《宋史》卷三四五有传，为田况从子。田况于康定元年从夏竦之辟为陕西经略安抚司判官，熟知张元、姚嗣宗之事，田昼当是从田况处听来的。《宋史·艺文志七》载《田昼集》二卷，已佚。元昊于宋宝元元年（1038）称帝，废去唐朝和宋朝赐姓李氏和赵氏，改用党项姓“嵬名”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又改名曩霄。

张元为华州人，诸书所载皆同，唯王鞏《闻见近录》云其许州人，不足为据。其人志向远大，颇有些狂气，未入西夏之前落魄不遇。王鞏与洪迈记其事较详，录之如下：

张元，许州人，客于长葛间，以侠自任。县河有蛟，长数丈，每饮水转桥下，则人为断行。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饮，元自桥上负大石中蛟，宛转而死，血流数里。又尝与客饮驿中，一客邂逅至，主人延之，元初不识知也。客顾元曰：“彼何人斯？”元厉声曰：“皮裹骨头肉人斯。”应声以铁鞭击之而死。主人涂千金之药，久之能苏。元每夜游山林，则吹铁笛而行，声闻数里，群盗皆避。元累举进士不第，又为县宰笞之，乃逃诣元昊。将行，过项羽庙，乃竭囊沽酒，对羽极饮，酹酒泥像。又歌“秦皇草昧，刘项起吞并”之词，悲歌累日，大恸而遁。及元昊叛，露布有“朕欲亲临渭水，直据长安”之语，元所作也。后鄜延被围，元实在兵中，于城外寺中题曰：“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从大驾至此。”其跋扈如此。昊虽强黠，亦元导之

也。（王鞏《闻见近录》。张元所歌乃李冠《六州歌头》词。）

西夏曩霄之叛，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，而其事本末，国史不书。比得田昼承君集，实纪其事云：张元、吴昊、姚嗣宗，皆关中人，负气倜傥，有纵横才，相与友善。尝薄游塞上，观觐山川风俗，有经略西鄙意。姚题诗崆峒山寺壁，在两界间，云：“南粤干戈未息肩，五原金鼓又轰天。崆峒山笑吴无语，饱听松声春昼眠。”范文正公巡边，见之大惊。又有“踏破贺兰石，扫清西海尘”之句。张为《鸛鹑》诗，卒章曰：“好著金笼收拾取，莫教飞去别人家。”吴亦有诗。将谒韩、范二帅，耻自屈，不肯往。乃磐大石，刻诗其上，使壮夫拽之于通衢，三人从后哭之，欲以鼓动二帅。既而果召与相见，踌躇未用间，张、吴径走西夏，范公以急骑追之，不及，乃表姚入幕府。张、吴既至夏国，夏人倚为谋主，以抗朝廷，连兵十余年，西方至为疲弊，职此二人为之。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，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，人未有知者。后乃闻西人临境，作乐迎此二家而去，自是边帅始待士矣。姚又有《述怀》诗曰：“大开双白眼，只见一青天。”张有《誓》诗曰：“五丁仗剑决云霓，直取银河下帝畿。战死玉龙三十万，败鳞风卷满天飞。”吴诗独不传。观此数联，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。承君所记如此。予谓张、吴在夏国，然后举事，不应韩、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，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？姚、张诗，《笔谈》诸书，颇亦记载。张、吴之名，正与羌酋二字同，盖非偶然也。（洪迈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一“记张元事”）

洪迈为转录田昼所记，然已疑有与事实不符处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初，西夏攻宋，于三川口大败宋军，时知永兴军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为夏竦，知延州为范雍。是年二月，诏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，贬范雍。四月，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，共韩琦经略陕西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载，张元入西夏在元昊称帝前后；陈鹄《耆旧续闻》卷六云“华山狂子张元，天圣间坐累终身”；岳珂《程史》卷一云“景祐末，有二狂生”，都是对的。而田昼所云张元、吴昊“将谒韩、范二帅，耻自屈，不肯往”，若此，则二人入西夏当在韩、范经略陕西之后，的确与史实有悖。范仲淹、韩琦表荐姚嗣宗入幕府之事则是

的,见范仲淹《奏举姚嗣宗充学官》、《奏杜杞等充馆职》,及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八。田昼兼记张元与姚嗣宗事,姚嗣宗谒韩琦、范仲淹自当在韩、范经略陕西之时,遂误以张、姚共谒韩、范,张元入西夏的时间便被滞后,遂造成与事实的矛盾。总之,张元在宋怀才不遇,遂入西夏。故王标《燕翼诒谋录》卷五说:“旧制:殿试皆有黜落,临时取旨,或三人取一,或二人取一,或三人取二,故有累经省试取中,屡摈弃于殿试者。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,大为中国之患,朝廷始囚其家属,未几复纵之。于是群臣建议,归咎于殿试黜落,嘉祐二年三月辛巳,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,迄今不改。是一叛逆之贼子,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。”

张元入西夏,曾为元昊作露布(见《程史》卷一)。周焯《靖波杂志》卷二载:“韩魏公领四路招讨,驻延安。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,乃夏人所遣也。公语曰:‘汝取我首去。’其人曰:‘不忍,得谏议金带足矣。’明日,公不治此事。俄有守陴者以元带来,纳留之。……延安刺客乃张元所遣,元本华阴布衣,使气自负,尝再以诗干魏公,公不纳,遂投西夏而用事。迨王师失律于好水川,元题诗于界上僧寺云:‘夏竦何曾耸,韩琦未是奇。满川龙虎舆,犹自说兵机。’其不逊如此。”王得臣《麈史》卷二亦载此事,云:

范尧夫治平中为御史,坐言事谪通判安州,尝言:康定间,元昊寇边,韩魏公领四路招讨,驻兵延安。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,遂褰帷,魏公起坐,问:“谁何?”曰:“某来杀谏议。”又问曰:“谁遣汝来?”曰:“张相公遣某来。”盖夏国相张元正用事也。魏公复就枕,曰:“汝携予首去。”其人曰:“某不忍,愿得谏议金带,足矣。”遂取带而出。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。俄有守陴卒报,城橰上得金带,乃纳之。时范相兄纯祐亦在延安,谓魏公曰:“不治此事,得体矣。盖行之则沮国威,今乃受其带,足堕贼计中耳。”魏公握其手,再三叹服,曰:“非某所及。”

范尧夫为范纯仁,范仲淹子,其事出纯仁之口,自当可信。由此事可见,张元是一个报复心理很重的人,行事也不择手段,无所顾忌。张元入西夏,当宋朝官府软禁了其家属之后,张派人假托宋朝诏旨迎其家属而去,又可见其人之善于智谋。庆历元年(1041),西夏军攻渭州,与宋军大战于好水川,宋

军大败。《靖波杂志》所云“王师失律于好水川”,即指此事。可见当时张元亦在军中。但夏人倚为谋主之说无疑也夸大了张元的作用。《麈史》称张元为西夏国相,更与史实不符。元昊称帝时,主要辅臣有嵬名守全、张陟、张绛、杨廓、徐敏宗、张文显、锺鼎臣、成逋、克成赏、都卧、多多马奚、惟吉、野利仁荣(见《宋史·外国传一·夏国上》),并无张元或张源之名。当然,张元入西夏后不可能再叫张元。宋改元明道,因元昊父名德明,遂称“显道”于国中,可见西夏人也是讲避讳的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书其名张源,当是始终用其原名。入西夏后也只是一般的谋士,或从事一些文字工作,如起草一些告示、书檄等,仅此而已。其后便湮没无闻,不知所终。

二

张元个性张狂,其诗也与众不同。张元之诗,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《全宋诗》卷三九八收《雪》(原载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一、《警旧续闻》卷六)、“夏竦何曾耸”一首(原载《靖波杂志》卷二)、《鸛》诗二句(原载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一)、《鸛》诗二句(原载《警旧续闻》卷六、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四引蔡絛《西清诗话》)、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一引范镇《东斋录》有张源一绝句,张源即张元,《全宋诗》未收,当补。故张元诗总存三首及二诗之断句。陈鹄《警旧续闻》卷六:“华山狂子张元,天圣间坐累终身,尝作《雪》诗云:‘七星仗剑搅天池,倒卷银河落地机。战退玉龙三百万,断鳞残甲满空飞。’又《鸛》诗云:‘有心待掇月中兔,更向白云头上飞。’其诗怪谲多类此。”此二诗最有气势。《雪》诗想象十分奇伟:前二句是说仗七星宝剑搅翻天池,银河下泻,织女织机落地,丝锦乱飞;后二句想象与白龙军团大战,打得白龙鳞甲散落,漫天飞舞。毛泽东《念奴娇》词“飞起玉龙三百万”之句,就是由此化出。张元此诗与欧阳修“新阳力微初破萼,客阴用壮犹相薄……龙蛇扫处断复续,猊虎团成呀且攫”(《雪》);苏轼“但觉衾裯如泼水,不知庭院已堆盐”(《雪后书北台壁二首》其一),简直不可同日而语;显然,张元作不出欧阳修、苏轼那样的诗,欧、苏也作不出张元这样的诗。《鸛》诗虽只存二句,但威猛之气势逼人,与杜甫“鸛身思狡兔,侧目似愁胡”(《画鸛》)亦大相径庭。至于《东斋录》所载绝句:“太公年登八十余,文王一见便同车。如今若向江边钓,也被官中配看鱼。”则是抒发怀才不遇的

牢骚,其怨愤之意毫不掩饰。由上述作品观之,其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,与其人狂傲不羁、做事不循常规的性格是相通的。其诗被称为“怪譎”,则可见不被时人所理解和接受。

述张元诗者常将其与姚嗣宗相提并论。释文莹《续湘山野录》:“姚嗣宗,关中诗豪,忽绳检,坦然自任。杜祁公帅长安,多裁品人物,谓尹师鲁曰:‘姚生如何人?’尹曰:‘嗣宗者,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,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。’姚闻之大喜,曰:‘所谓善评我者也。’时天下久撤边警,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,朝廷方羈笼关豪之际,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,有‘踏碎贺兰石,扫清西海尘,布衣能效死,可惜作穷鳞。’又一绝:‘百越干戈未息肩,九原金鼓又轰天。崆峒山叟笑不语,静听松风春昼眠。’之句。韩忠献公奇之,奏补职官。”所引姚诗前一首,其不平之气跃然纸上,使韩琦一览此诗便被震慑,曰:“此人若不收拾,又一张元矣。”遂表荐官之。(见《警旧闻》卷六)。后一首表现得满腹韬略、却对世事冷眼旁观,颇有“舍我其谁”之意。尹洙评姚嗣宗语也颇精彩,洞彻肺腑,故为姚叹为知己。洪迈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一及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一所引姚《述怀》诗两句:“大开双白眼,只见一青天”,则尤显其孤傲之性格,天下人物都不被他看在眼里,可谓目空一切。赵令畤《侯鯖录》卷三:“东坡于关中驿舍见一诗,录之,不知谁氏子作,后闻乃姚嗣宗诗,云:‘欲挂衣冠神武门,先寻水竹渭南村。却将旧斩楼兰剑,买得黄牛教子孙。’”此诗将用世之志收敛了起来,但卖剑买牛,其愤愤不平之心仍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姚嗣宗终究是做了官,没有走上张元的道路,做官后便不得不约束自己。王铎《默记》与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载姚嗣宗事,仍可见其性格:

华州西岳庙门里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,其高数十丈,砌数段为一碑,其字八分,几尺余,其上薄云霄也。旧有碑楼,黄巢入关,人避于碑楼上,巢怒,并楼焚之。楼既焚尽,而碑字缺剥焚损,十存二三也。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,时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,才入境,至华阴谒庙,而县官皆随行。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,礼神毕,循行庙内,见损碑,顾谓嗣宗曰:“可惜好碑,为何人烧了?”嗣宗作秦音对曰:“被贼烧了。”希仁曰:“县官何用?”嗣宗曰:“县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,奈何贼不得。”希仁

大怒曰:“安有此理!若奈何不得,要县官何用?且贼何人,至于不可捉也?”嗣宗曰:“却道贼姓黄名巢。”希仁知其戏己,默然而去。(《默记》卷中)

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,忽一客老郎官者至,遂自举新诗,喋喋不已,日既高,宾主尽馁,无由其去。姚亦关中诗豪,辩讷无羁,潜计之,此老非玩不起。果又举《甘露寺阁》诗云:“下观扬子小。”(按:谐音“下官羊子小”。)姚应声曰:“宜对‘牢末狗儿肥’。”虽愠不已,又举《秋日峡中感怀》曰:“猿啼旅思悽。”(按:谐音“猿啼吕四妻”。)姚应曰:“好对‘犬吠王三嫂’。”老客振色曰:“是何下辈?余场屋驰声二十年。”姚对曰:“未曾拨断一条弦。”因奋然而去。高大喜,因得就匕。(《湘山野录》卷中)

张元、姚嗣宗诗虽留存不多,然已足见其诗之与众不同、迥然特异的格调。宋人论诗尚理性,讲务实,故对抒发志向、同时有些狂气的诗颇不以为然,如刘克庄就说:“潘阆云:‘白日升天易,清朝取事难。’”(魏)野聘召而不至,阆叫呼而求用,味其诗,与张元、姚嗣宗何异!”(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七四《诗话前集》)其对张、姚之诗不屑一顾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。故宋人对诗的偏见,不仅导致像唐人那样气魄远大、个性张扬的诗,如王昌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斩楼兰终不还”(《从军行》);高适“画图麒麟阁,入朝明光宫,大笑向文士,一经何足穷”(《塞下曲》);李白“但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静胡沙”(《咏王东巡歌》);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(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)之类难觅踪影;也使得奇特狂怪的诗无立足之地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二五引苏轼语:“(杜)默之歌少见于世,初不知之,后闻其篇云:‘学海波中老龙,圣人门前大虫,推倒杨朱墨翟,扶起仲尼周公。’皆此等语……吾观杜默豪气,正是东京学究,饮私酒、食瘡死牛肉,醉饱后发者也。作诗狂怪,至卢仝、马异极矣,若更求奇,便作杜默。”所以,像苏轼的表现志向的诗句:“圣朝若用西凉簿,白羽犹能效一挥”(《祭常山回小猎》),在宋代已属凤毛麟角,是很难得的了。故张元、姚嗣宗诗,堪称宋诗中的另类。

当然,诗人诗中的志向与他的实际才干并不是成正比例的,丝毫不意味着他的诗越有气魄,志

向越大,才干就越强,志大才疏者也大有人在。释文莹《续湘山野录》在记姚嗣宗事后,又载:“既而一庸生张(原注:忘其名),亦堂堂人,髭髯黑面,顶青巾缁裘,持一诗代刺,摇袖以谒杜公,曰:‘昨夜云中羽檄来,按兵谁解扫氛埃。长安有客面如铁,为报君王早筑台。’祁公亦异之,奏补乾祐一尉,而胸中无一物,未几,以赃去任。”这大概是一个绝好的反面例子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以诗中的词语定其才干,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与其说此张生口吐狂言,不知天高地厚,不如说杜衍太敏感了。诗就是诗,诗人就是诗人,能把他诗中所写的话当真

吗?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八引北齐阳松玠《燄藪》:“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,常为《剑骑》诗云:‘何当见天子,画地取关西。’高祖谓曰:‘天子今见,关西安在焉?’均默然无答。”吴均在诗中说能取关西,梁武帝萧衍就叫他实践一下,付之行动,吴均无言以对,大话破产。恐怕这不是吴均诗作得不对,而是梁武帝对待诗的态度不对,因为他太把诗人诗中的话当真了。诗人在诗中是可以说说大话、吹吹牛皮的,自视高一点不仅可以,也是需要的。诗能缺少热烈的感情和天真的向往吗?不然,诗不也太单调和枯寂了吗?

[责任编辑 安正发]

(上接 24 页)道骨,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吗?“真诀自从茅氏得”的“狂客”贺监不是呼我“谪仙人”吗?“仙人”的我,何能“拘挛而守常”,是故一言一行,务求脱弃凡俗,挣脱常规。运之诗中,则多“造出奇怪,惊动心目”,“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”的“天仙之词”。仅以人常称引为“惊人的夸张”的诗句而言:“百年三万六千日,一日须倾三百杯。”(《襄阳歌》)“黄河捧土尚可塞,北风雨雪恨难裁。”(《北风行》)“一风三日吹倒山,白浪高于瓦棺阁。”(《横江词》)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。”(《秋浦歌》)“铲却君山好,平铺湘水流。”(《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》)“狂风吹

我心,西挂咸阳树。”(《金乡送韦八之西京》)……这种夸张,已超越了修辞学或文艺创作手法所谓廓大事物的特征,以增强表达效果的意义,而是一种不以常规为参照,只凭自我体验,直接表露出的某种情绪、某种心态,它的真谛在诗人的仙化放大。在一个仙化放大的“自我”眼里,不但“真力弥满,万象在旁”,万事万物可以任我召唤,随意剪裁,天地八荒也能自由驰骋,诗人的神思不受任何羁勒、拘牵。这才是千古一人的李白式的洒脱,李白式的飘逸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胡适.白话文学史[M].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6.
- [2] (唐)司空图.二十四诗品[M].历代诗话本.
- [3] 南怀瑾.禅宗与道家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1.
- [4] 隋书·经籍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[5] (唐)司马承祯.天地宫府图序[A].全唐文(卷924)[C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6] 袁行霈.李白的宇宙世界[J].中国李白研究,1990,(上集).南京:

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0.

- [7] (东晋)葛洪.神仙传[A].(宋)李日方.太平广记(卷10)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1.
- [8] (宋)葛立方.韵语阳秋(卷11)[M].历代诗话本.
- [9] (唐)吴筠.玄纲论[M].四库全书本.
- [10] (转引自)陈伯海(主编).唐诗汇评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.

[责任编辑 安正发]